

推她晒晒太陽

Wheeling Her Out for Some Sunshine

■ 文、圖 | 陳玉章 大林慈濟醫院 7A 病房護理師

在病房待得夠久，有些病人你不是只認識一次，而是認識很多次。

我在泌尿科病房工作，但病房常被借床，各科的病人都可能住進來。她就是這樣一位被「借」進來的阿嬤，八十歲，因為肺炎反覆住院。每隔一段時間，她的名字又會出現在我的交班名單上；每次看到，我都會放慢腳步走進她的病室，先看看她今天的氣色。

住得久了，她的身體沒有起色，精神卻先亂了——她開始譫妄、日夜顛倒。夜裡她睜著眼睛不睡，有時伸手去抓床欄、喃喃說著沒人聽得懂的話，分不清自己是在醫院還是在家；到了白天，又累得昏昏沉沉，整個人像被抽乾。那是長期臥床的長輩很容易走上的一條路，看著讓人心疼，卻也最容易被一句「老人家難免這樣」帶過而忽略。



於是白班時，我做得最多的一件事，就是「把她拉回白天」。我會督促她下床、坐上輪椅，請外籍看護推她到戶外晒晒太陽；天氣不好，就讓她在病室外的走廊上，看著我們一群人忙進忙出，偶爾跟我們說上幾句話。陽光、人聲、一點點日常的吵雜，都是把她從黑白顛倒裡慢慢拉回來的繩子。一開始她常常認不得我，眼神是渙散的；隨著日子一天天過去，她漸漸會在我走近時抬起頭來，渙散的眼神裡偶爾閃過一絲認得的光，對我點點頭。那一點點清醒的回來，是我那段日子裡最實在的成就感。

身為一個男護理師，我的外型常讓人以為我做的是粗活——搬病人、出力氣。但真正佔據我大半個班的，是這些最細的事：扶她坐穩、留意她今天清不清醒、陪她說上幾句。我也和照顧她的看護成了搭檔，我教她怎麼擺位、怎麼觀察阿嬤的狀況，她把阿嬤夜裡的點點滴滴告訴我。主治醫師查房時，我會逐項報告阿嬤的生命徵象、血氧的變化、夜裡睡得好不好，還有上一次的抽血報告、最近追蹤的肺部 X 光。那是另一種出力——把一個容易被忽略的老人家，穩穩接在手心裡。

說實話，照顧反覆入院的長輩，久了會有一種無力感。你會忍不住想：治好了又回來，我做的這些，到底留下了什麼？有時候我甚至懷疑，自己每天把她推去晒的那些太陽，對一個連人都記不清的她而言，是不是早就忘了。那種重複，有時比忙碌更磨人。

直到她要出院那天。病室裡，家屬忙著收拾，看護整理著大包小包，一切都像平常的出院一樣匆忙。我向他們一項一項交代回家後的注意事項，正要轉身去忙下一床，阿嬤忽然在那片忙亂裡張大了眼睛看著我，弱弱地伸出手，握住了我的手掌。她的手很瘦、很輕，卻握得認真——那是她住院這麼久以來，第一次主動向我伸出手。她輕輕地，對我說了兩個字：「謝謝。」

就這麼兩個字，輕得幾乎聽不見，卻重得讓我整个人停在原地。一個曾經日夜顛倒、有時連人都認不清的阿嬤，在離開的這一刻，記得我。她記得是誰每天把她推到陽光底下，記得那些漫長混亂的日子裡，始終有人陪著。我一直以為自己只是在重複同樣的照護，原來那些細瑣的日常、那些被推去晒的太陽，她都一一收下了，放在心裡。

那一聲謝謝，把我之前所有的無力感，輕輕接住了。

後來我常想，護理到底是什麼。它不一定是把一個人徹底治好——很多時候我們做不到，他們還是會再回來。護理是，在他們一次又一次最脆弱、最混亂的時候，總有一個人願意走進那間病室，把他們推向陽光，握住他們的手。能不能根治，常常不是我們能決定的；但「有人在」，是我們給得起的。

我會記得她手心的溫度，記得「謝謝」那兩個字的重量。明天的班，還會有下一位被借床住進來的長輩在等我——而我也終於明白，自己為什麼留在這裡。☺